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

天馬書店印行

周作人著

知堂文集

一各周作人自選集

天馬書店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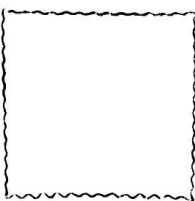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發行

實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知 堂 文 集”

不
許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周 作 人

裝 幀 者 陳 之 佛

發 行 者 天 馬 書 店

總發行所：上海
老靶子路
北江西路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影 近 者 作

戶外杉千株，壁上偈數篇，
釜中時有麈，灶裡更無烟，
唯有東村叟，頻敲月下門。

四

擔薪下翠岑，翠岑道不平，
時息老松下，靜聽春禽聲。

相馬君固於良寬上人寫了六七種書，對於他的藝術與思想，深之佩服，但是良寬在大地震後致友人的這一封信似乎尤有意思：

地震真是了不得。野僧草庵別無事故，親族中也無死人，大可喜慶。

知堂文集序

知堂的意義別有說，在集內，茲不贅。我所怕的是能說不能行，究竟我知道些什麼呢，有那些話我說得對的呢，實在自己也還不大清楚。打開天窗說亮話，我的自然科學的知識很是有限，大約不過中學程度罷，關於人文科學也是同樣的淺嘗，無論那一部門都不曾有過系統的研究。求知的心既然不很深，不能成爲一個學者，而求道的心更是淺，不配變做一個信徒。我對於信仰，無論各宗各派，只有十分的羨慕，但是做信徒却不知怎的又覺得十分的煩難，或者可以說是因爲

沒有這種天生的福分罷。累累考慮過婦女問題的結果，覺得社會主義是現世唯一的出路。同時受著遺傳觀念的迫壓，又常有故鬼重來之懼。這些感想比較有點近於玄虛，我至今不曉得怎麼發付他。但是，總之，我不想說謊話。我在這些文章裡總努力說實話，不過因為是當作文章寫，說實話却並不一定是一樣的老實說法。老實的朋友讀了會誤解的地方難免也有罷？那是因為寫文章寫得撒扭了的緣故，我相信意思原來是易解的。或者有人見怪，為什麼說這些話，不說那些話？這原因是我只懂得這一點事，不懂得那些事，不好胡說霸道罷了。所說的話有的說得清朗，有的說得陰沈，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樣的是我所知道的實話，這是我可以保證的。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周作人，於北平。

目錄

知堂文集序

知堂說……………一——二

過去的生命……………三——四

一年的長進……………五——八

我學國文的經驗……………九——一六

勝業……………一七——一八

沈默……………一九——二二

偉大的捕風……………二三——二八

閉戶讀書論……………二九——三四

天足……………三五——三六

小孩·····	三七——四〇
小孩·····	四一——四二
上下身·····	四三——四六
薩滿教的禮教思想·····	四七——五〇
北溝沿通信·····	五一——六〇
教訓之無用·····	六一——六二
擺倫句·····	六三——六六
體罰·····	六七——七二
死之默想·····	七三——七八
死法·····	七九——八四
碰傷·····	八五——八八
前門遇馬隊記·····	八九——九二

論居喪·····	九三——一〇四
希臘神話引言·····	一〇五——一一六
謎語·····	一一七——一二二
猥褻的歌謠·····	一二三——一三四
俺的春天·····	一三五——一四〇
慈姑的盆·····	一四一——一四二
秋風·····	一四三——一四四
故鄉的野菜·····	一四五——一四八
北京的茶食·····	一四九——一五二
喫茶·····	一五三——一五八
鳥聲·····	一五九——一六二
談酒·····	一六三——一六八

烏篷船·····	一六九——一七二
喫菜·····	一七三——一八〇
蒼蠅·····	一八一——一八六
蒼蠅·····	一八七——一八八
虱子·····	一八九——一九八
兩株樹·····	一九九——二〇六
榮光之手·····	二〇七——二一八
窮袴·····	二一九——二二八
夏夜夢抄（序言、一、二、五、六、）·····	二二九——二四〇
三禮讚·····	二四一——二五六
糸魚川·····	二五七——二六二

知堂說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楊伯起不受暮夜贈金，有四知之語，後人欽其高節，以爲堂名，由來舊矣。吾堂後起，或當作新四知堂耳。雖然，孔荀二君生於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爾。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過去的生命

這過去的我的三個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沒有了，永遠的走過去了！

我親自聽見他沉沉的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我坐起來，拿了一枝筆，在紙上亂點，

想將他按在紙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行也不能寫，

——行也不能寫。

我仍是睡在牀上，

親自聽見他沉沉的他緩緩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牀頭走過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一年的長進

在最近的五個禮拜裏，一連過了兩個年，這纔算真正過了年，是民國十三年歲次甲子年了。回想過去「豬兒年」，國內雖然起了不少的重要變化，在我個人除了痴長一歲之外，實在乏善可陳，但仔細想來也不能說毫無長進，這是我所覺得尚堪告慰的。

這一年裏我的唯一的長進，是知道自己之無所知。以前我也自以爲是有所知的，在古今的賢哲裏找到一位師傅，便可以據爲典要，造成一種主見，評量一

切，這倒是很簡易的辦法。但是這樣的一位師傅後來覺得逐漸有點難找，于是不禁狠狠起來，如瞎子之失了棒了；既不肯聽別人現成的話，自己又想不出意見，歸結只好老實招認，述蒙丹尼 (Montaigne) 的話道「我知道什麼？」我每日看報，實在總是心裏胡里胡塗的，對於政治外交上種種的爭執往往不能了解誰是誰非，因為覺得兩邊的話都是難怪，却又都有點靠不住。我常懷疑，難道我是沒有「良知」的麼？我覺得不能不答應說「好像是」，雖然我知道這句話一定要使提唱王學的朋友大不高興。真的，我的心裏確是空漸漸的，好像是舊殿裏的那把椅子，——不過這也是很清爽的事。我若能找到一個「單純的信仰」，或者一個固執的偏見，我就有了主意，自然可以滿足而且快活了；但是有偏見的想除掉固不容易，沒有時要去找來却也有點為難。大約我之無所知也不是今日始的，不過以前自以為知罷了；現在忽然覺悟過來，正是好事，殊可無須尋求補救的方法，因為露出的馬脚纔是真脚，自知無所知却是我的第一個的真知也。